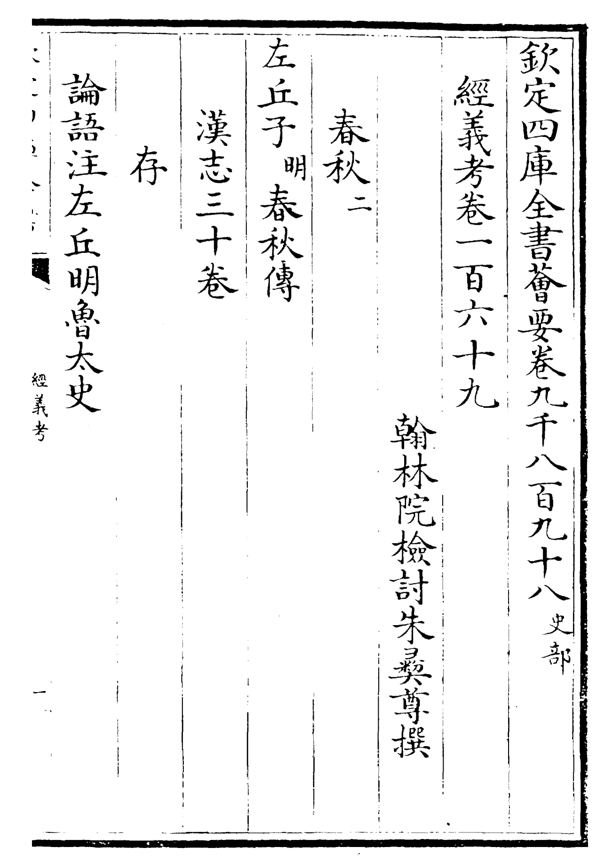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

左丘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丘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

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

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

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

荀卿卿授張蒼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

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

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

傳也公羊髙穀梁實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户獨

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

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髙穀梁

實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

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

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

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

元言訥范叔章紃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丘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

以庚發

杜預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

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卒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

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挍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挍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

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内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丘明

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
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
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
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
持彼傳說比兹親受者乎　又曰丘明授經立傳廣
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聚
而編之混成一録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為師範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横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

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徃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竝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黄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晳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為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

該衆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又曰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謚

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丘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丘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失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誣淫不槩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

謂丘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内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襃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為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絶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

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為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為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

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葢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葢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葢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葢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

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為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並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

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為春秋作傳者丘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吁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

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咸如梓曰左氏晦菴以為楚人項平父以為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左丘明者非也

黄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為公羊髙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髙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

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為是彼以為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

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為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

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閲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謬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

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又曰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真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為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為據

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

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

書也仲尼作春秋丘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

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

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

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

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為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尢侗曰左氏之為丘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則丘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

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丘明實之亦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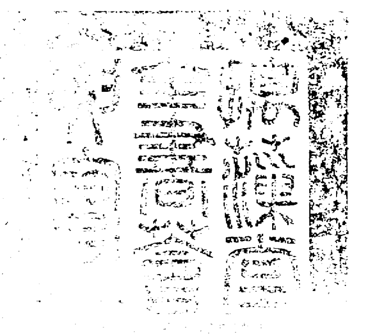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為周王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

之單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謄録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

公羊氏高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丘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説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

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説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王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
儉通經為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
儁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竝立晉時公穀但試
讀文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

孔頴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説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興仲舒之義立

徐彦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

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例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間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

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竝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

羅壁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

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潄浣筍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愾如昉棓脰之類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

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則其謬甚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

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彛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者多以公羊之説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黄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為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

吕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

公羊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

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棊者矣此其為害豈不甚於叙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

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閒固有擇焉而不精謂祭仲逐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

黄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

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
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
無者則未甞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
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
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
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何

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赤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

蔡千秋為郎召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

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俶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挍其當否穀梁最為精深

劉敞曰穀梁窘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為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祲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黄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

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黄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絶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竝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夾氏失名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録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為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

鐸氏椒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顔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卿^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為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沈]帝王歷紀譜[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歷紀而條次之盖學春秋所録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

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葢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徧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閒有強附横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

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旣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荀卿子傳魯

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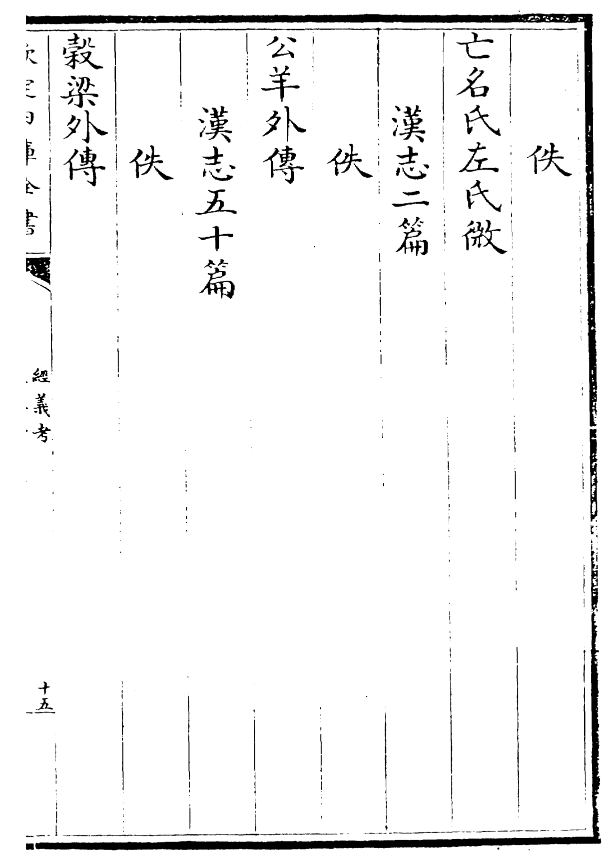
賈氏誼春秋左氏傳訓故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張氏失名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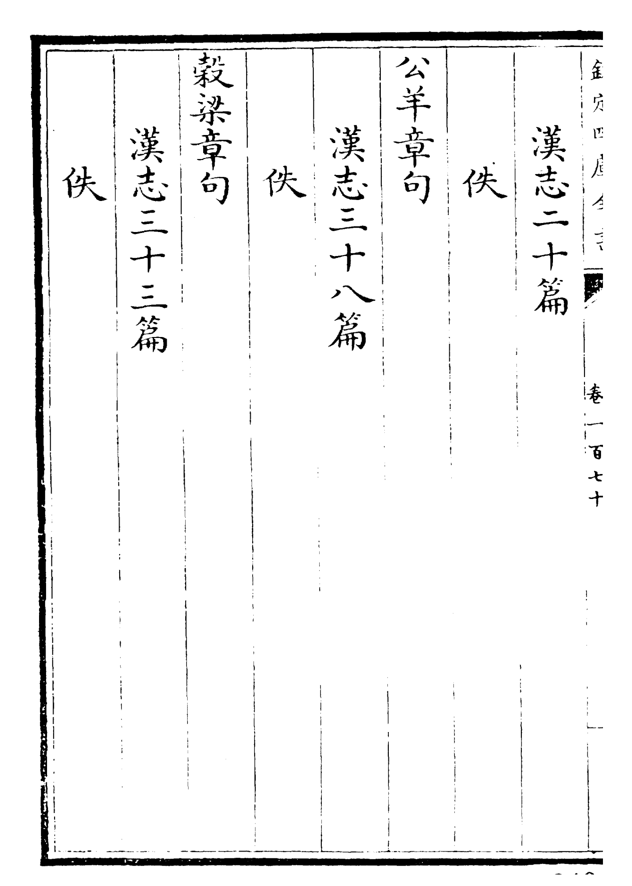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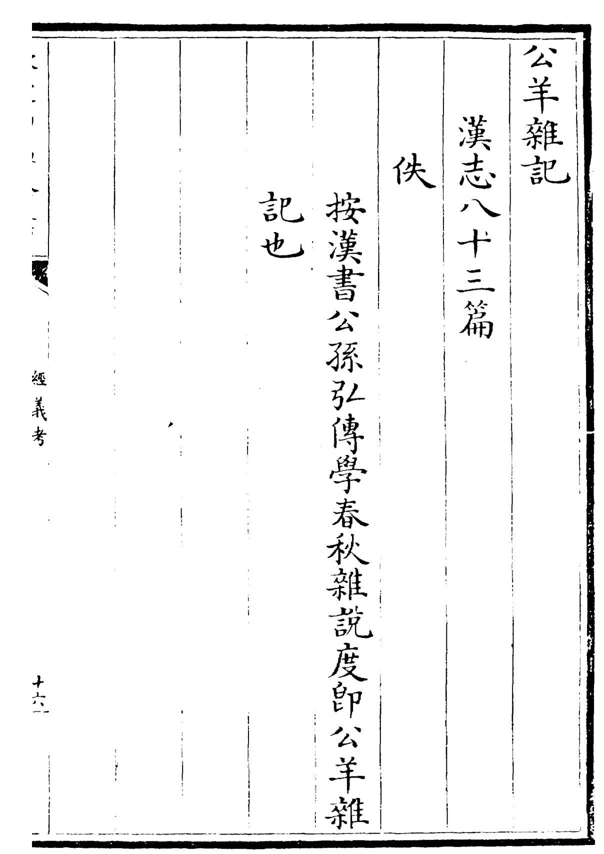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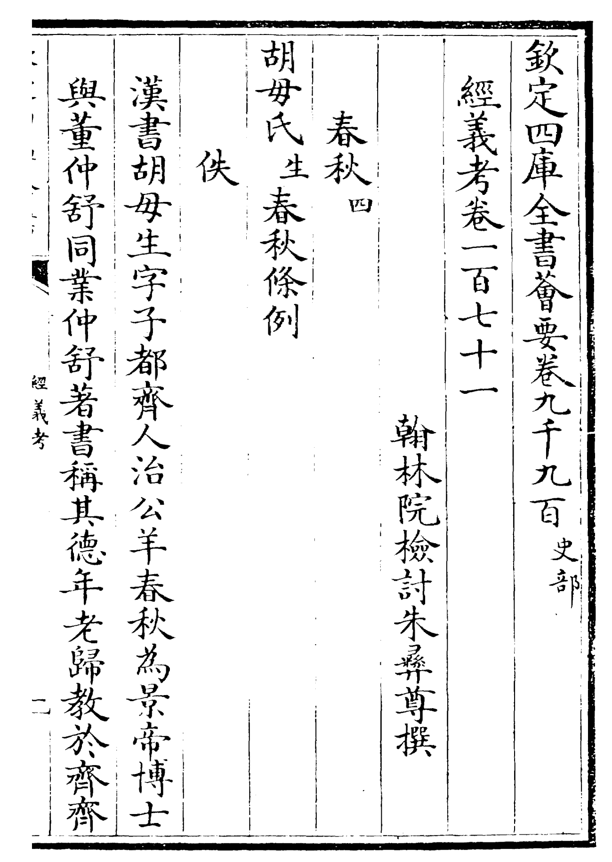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説度卽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

胡毋氏生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

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彦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仲舒春秋繁露

七録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懐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

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

樓郁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

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

董其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

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

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

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

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

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近年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

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

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葢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

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襃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喆仲方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挍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黄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

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

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

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庋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滛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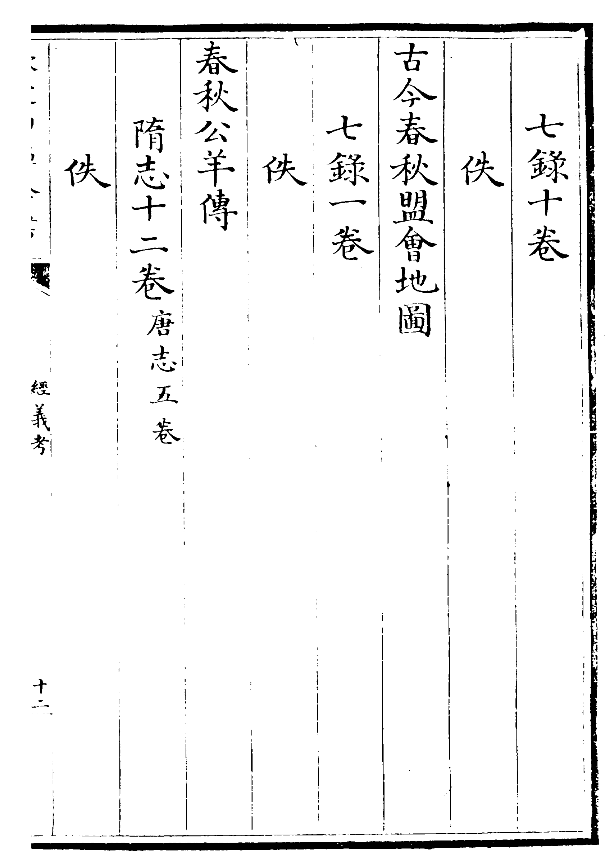
史葢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説誅心之説無將之説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彭祖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古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玄曰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

嚴彭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竝以公羊春秋顓門教授顏有

泠任莞寘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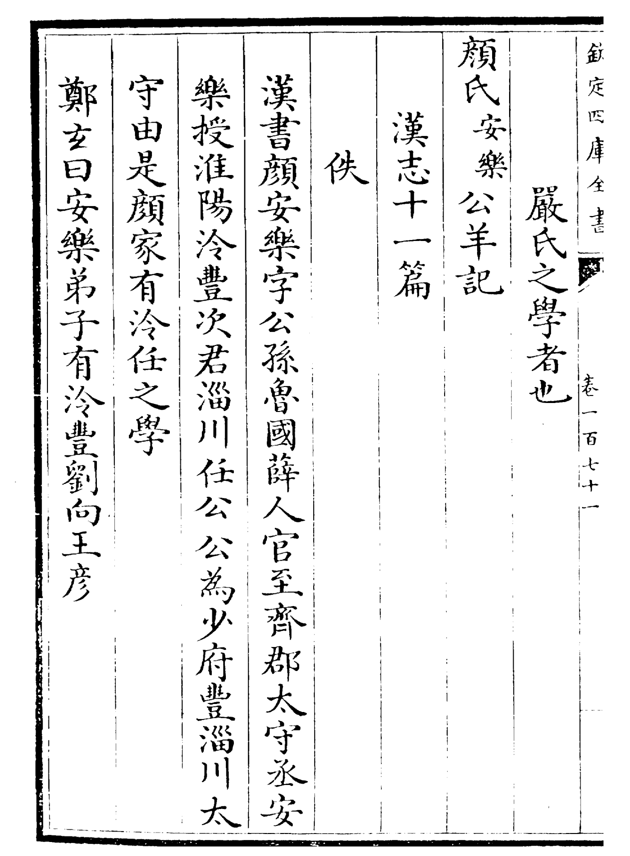
傳者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

興次文北海甄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

陳曽秀升南陽樊儵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

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勤又侍郎申輓伊

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中者大抵為



嚴氏之學者也

顔氏安樂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佚

漢書顔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顔家有泠任之學

鄭玄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向王彦

徐彦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顔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夘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顔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顔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

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

林傳末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所云馮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顔安樂故顔氏復有筦冥之學

賈公彦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爲諫大夫長樂户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始江博士

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叙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叙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説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叙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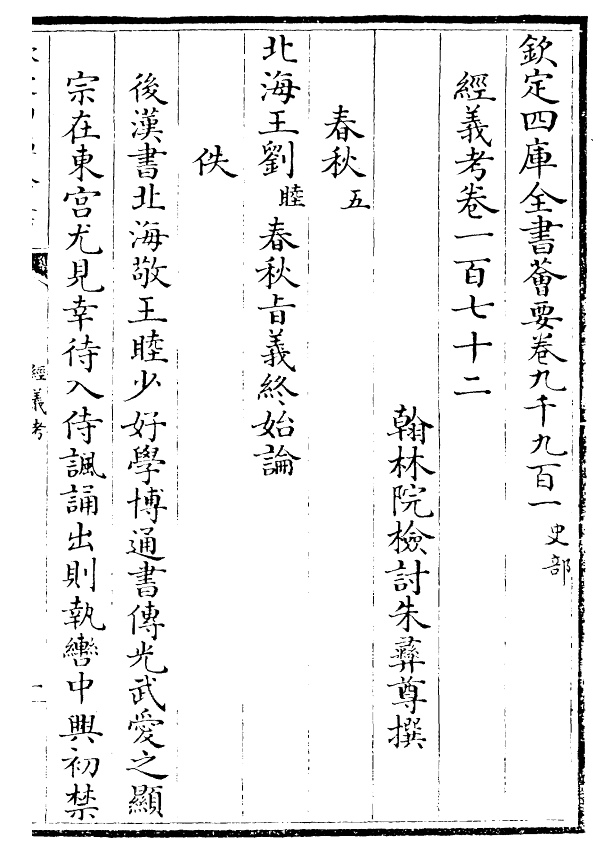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五

北海王劉睦 睦 春秋旨義終始論

佚

後漢書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

綱尚澖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賔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陳氏元春秋訓詁

佚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

興俱為學者所宗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

陸德明曰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

鍾氏興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髙明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

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孔氏奇春秋左氏删一名左氏傳義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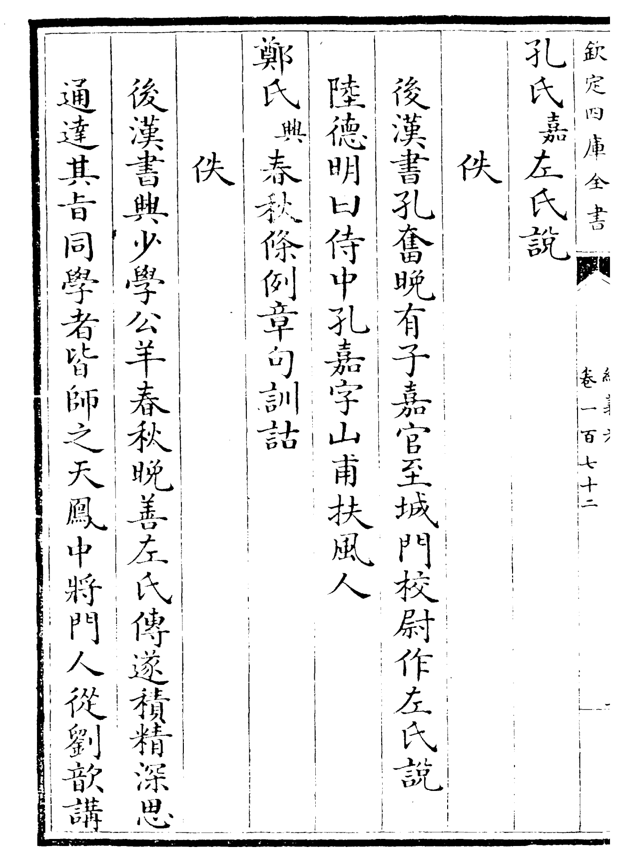
三十一卷

佚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

連叢子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襃成君之後也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為事是

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及
世祖即阼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内侯以清儉
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禄不顧從政遂刪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讃明聖祖之道
以祛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
其不遂惜玆大訓不行於世乃挍其篇目各如本第
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游息幸詳録
之焉



孔氏嘉左氏說

佚

後漢書孔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陸德明曰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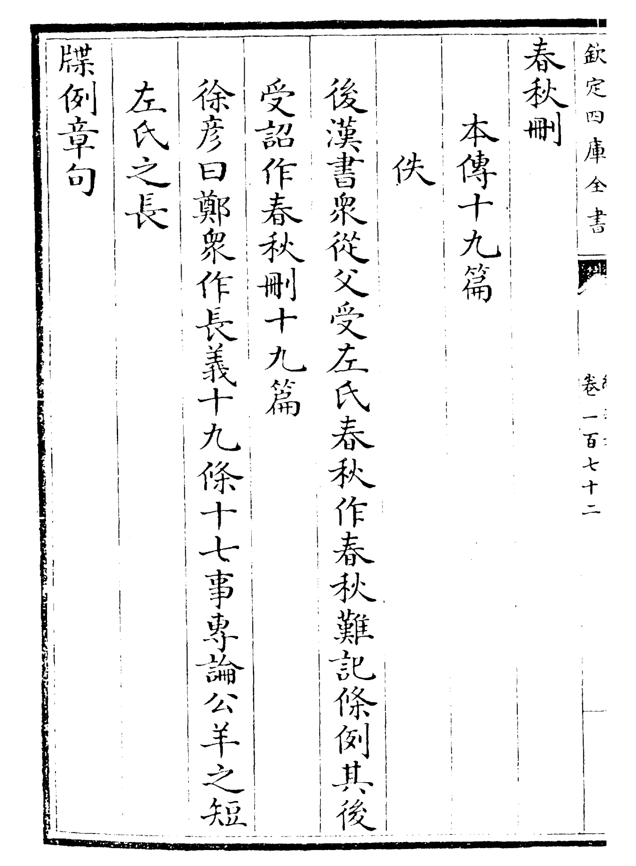
鄭氏興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佚

後漢書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

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

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興好古學尤
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
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
故有鄭賈之學
東觀漢記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氏衆春秋難記條例
七錄九卷
佚



春秋刪

本傳十九篇

佚

後漢書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徐彥曰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牒例章句

唐志九卷

佚

賈氏嶶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

佚

後漢書賈逵父嶶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陸德明曰㠑字元伯後漢頼陰令

賈氏逵左氏傳解詁

隋志三十卷

佚

後漢書逵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彦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宫白虎觀

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

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

顏諸生髙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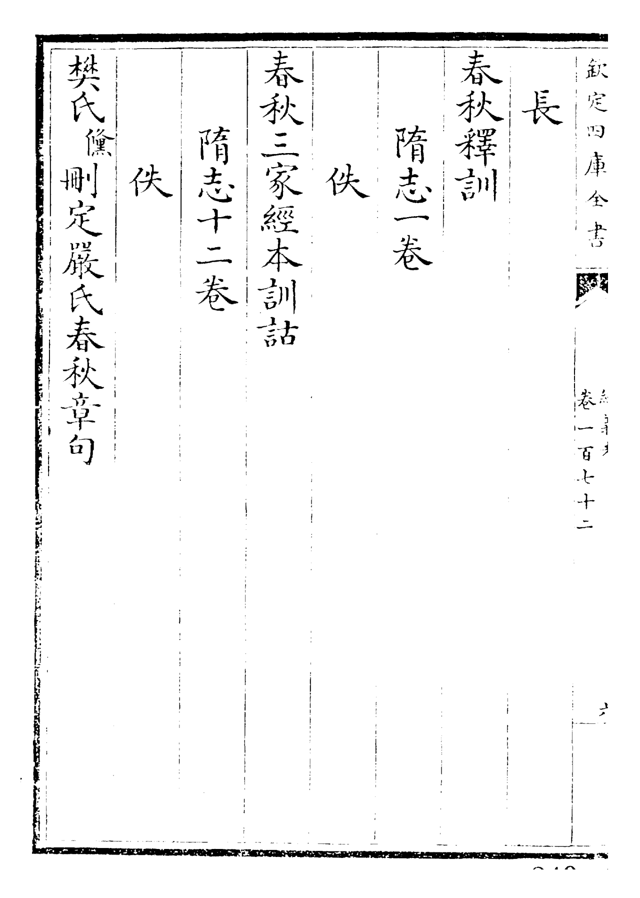
通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佚

徐彦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



長

春秋釋訓

隋志一卷

佚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樊氏儵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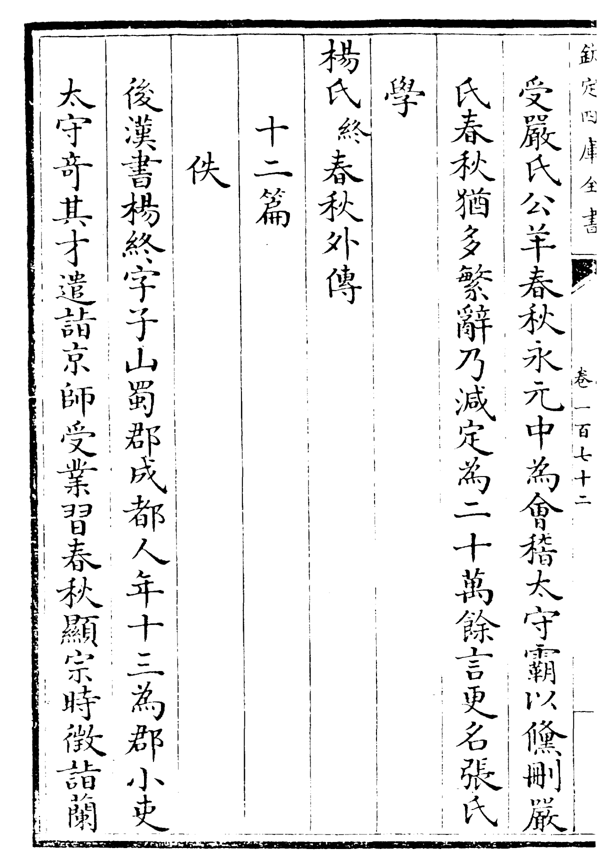
佚

後漢書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封燕侯初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

張氏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就長水校尉樊儵



受嚴氏公羊春秋永元中為會稽太守霸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餘言更名張氏學

楊氏終春秋外傳

十二篇

佚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

臺拜挍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氏育難左氏義

佚

後漢書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舉方正為議郎後

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遷尚書令侍中

馬氏融三傳異同說

佚

後漢書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但著三傳異同說

戴氏宏解疑論

佚

徐彥曰何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與公羊為一創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又與公羊為一創也

何氏休春秋公羊解詁

隋志十一卷 唐志十三卷

存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廼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休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

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計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从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張華曰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或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

王嘉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為學海

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
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
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紛邪既曰據百二十
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
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
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
也

家鉉翁曰何休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吕大圭曰春秋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名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

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

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

之應其不合者必强為之說春秋紀災異而不說其應曽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黄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說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

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説然三傳皆用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當廢矣

春秋公羊墨守

隋志十四卷唐志一卷高麗史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撰

春秋左氏膏肓

隋志十卷崇文總目九卷中興書目第七卷闕

佚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何書云今殘缺第七卷亡

陳振孫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説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卷當并合之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穀梁廢疾

隋志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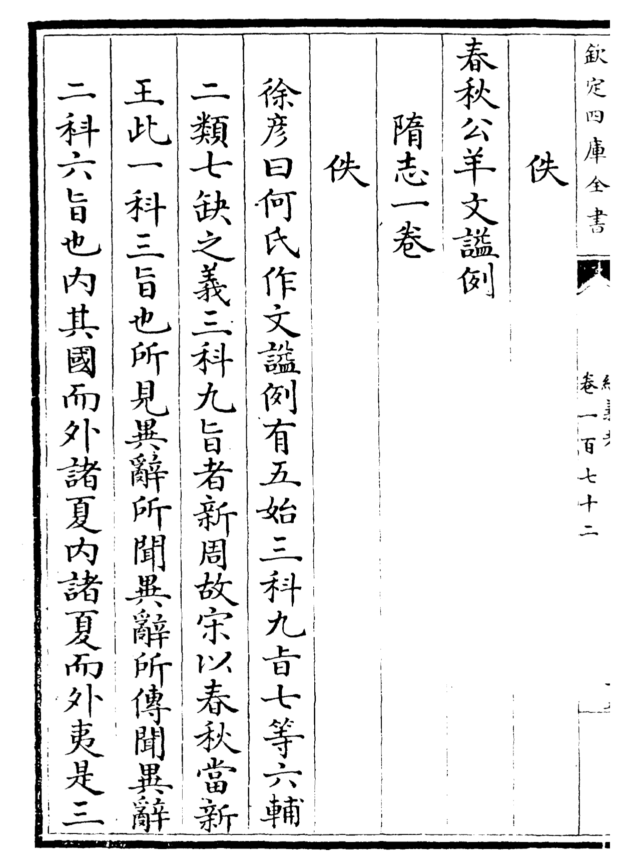
佚

後漢書鄭玄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隋志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漢議

隋志十三卷



佚

春秋公羊文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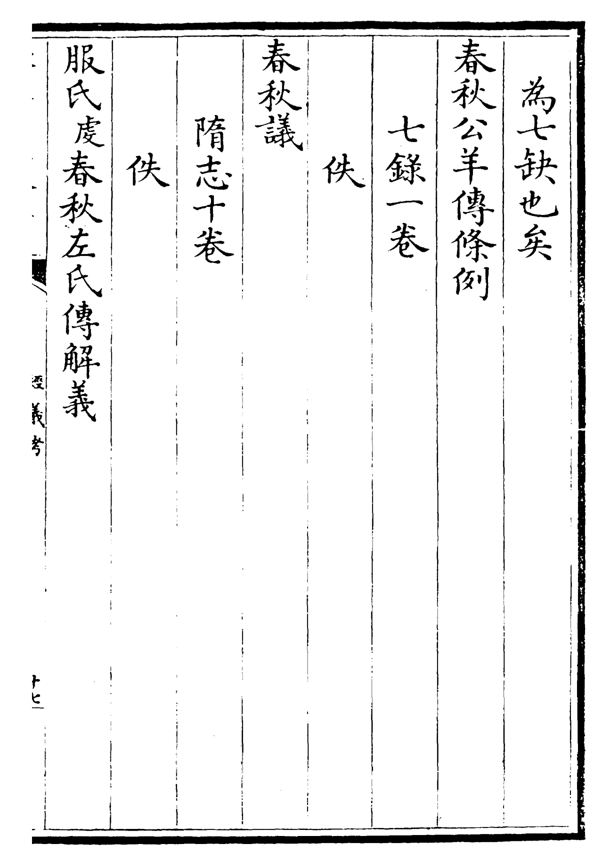
隋志一卷

佚

徐彦曰何氏作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是三

科九旨也按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宋氏此說賢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

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為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



為七缺也矣

春秋公羊傳條例

七錄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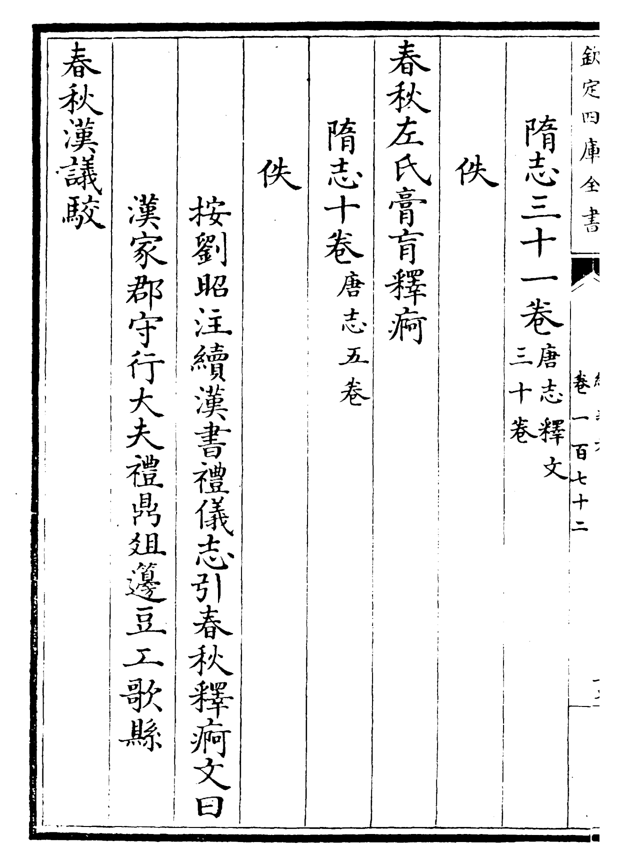
佚

春秋議

隋志十卷

佚

服氏虔春秋左氏傳解義



隋志三十一卷 唐志釋文三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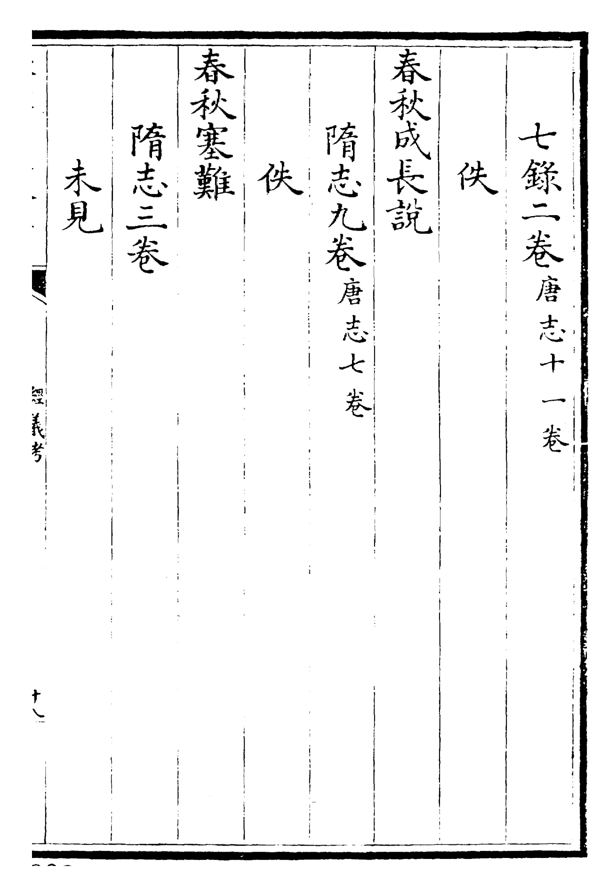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

隋志十卷 唐志五卷

佚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痾文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春秋漢議駮



七錄二卷 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成長說

隋志九卷 唐志七卷

佚

春秋塞難

隋志三卷

未見

春秋音隱

唐志一卷

佚

漢南紀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後漢書服虔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中平末拜

九江太守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户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

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隋書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而後學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今殆無師說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

同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

歸殊方同致矣

應氏劭春秋斷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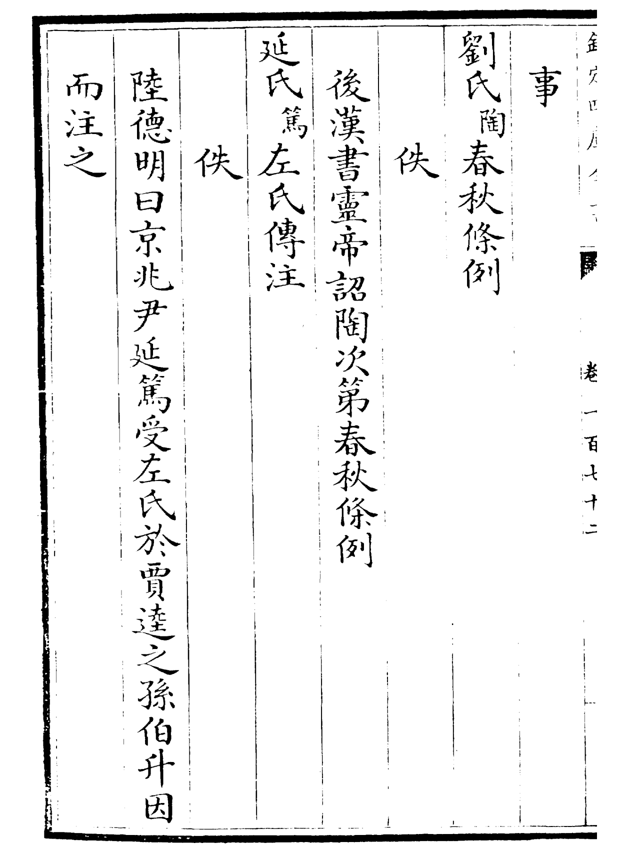
佚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

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

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

重為之節文又集駮義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

劉氏陶春秋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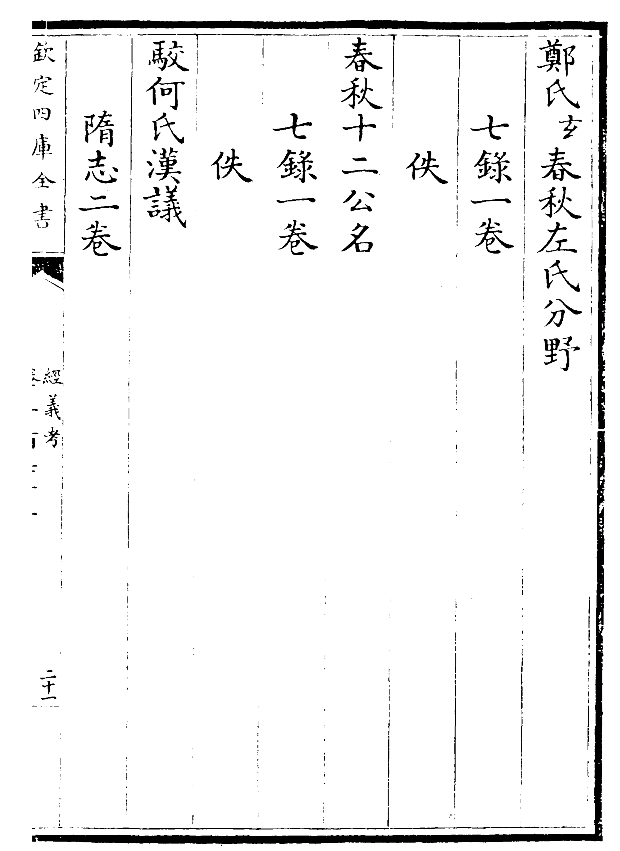
佚

後漢書靈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延氏篤左氏傳注

佚

陸德明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



鄭氏玄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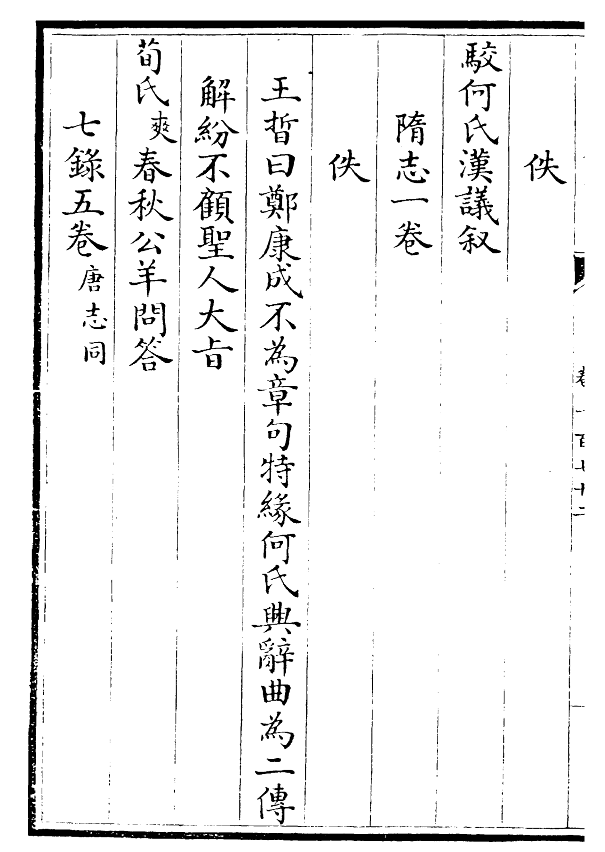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

佚

駁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駮何氏漢議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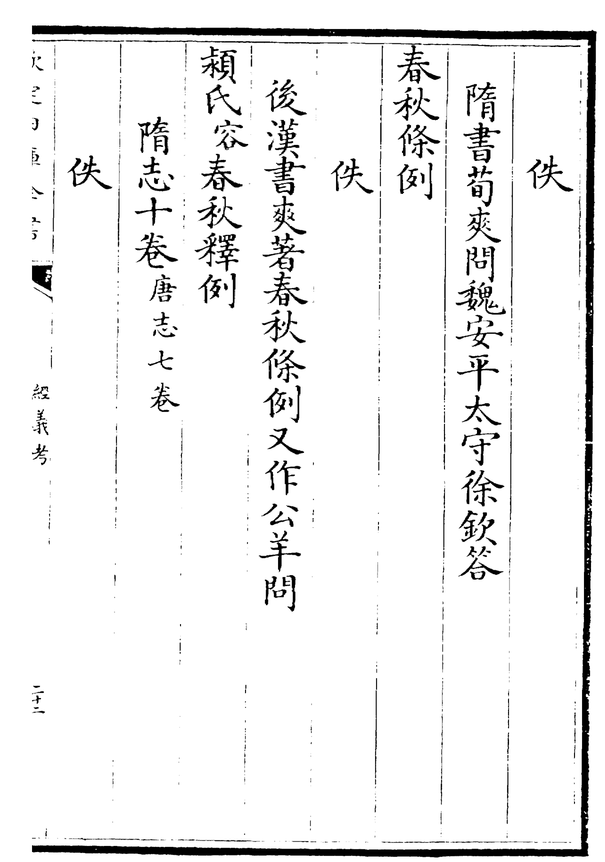
隋志一卷

佚

王晳曰鄭康成不為章句特緣何氏與辭曲為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

荀氏爽春秋公羊問答

七錄五卷唐志同



佚

隋書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

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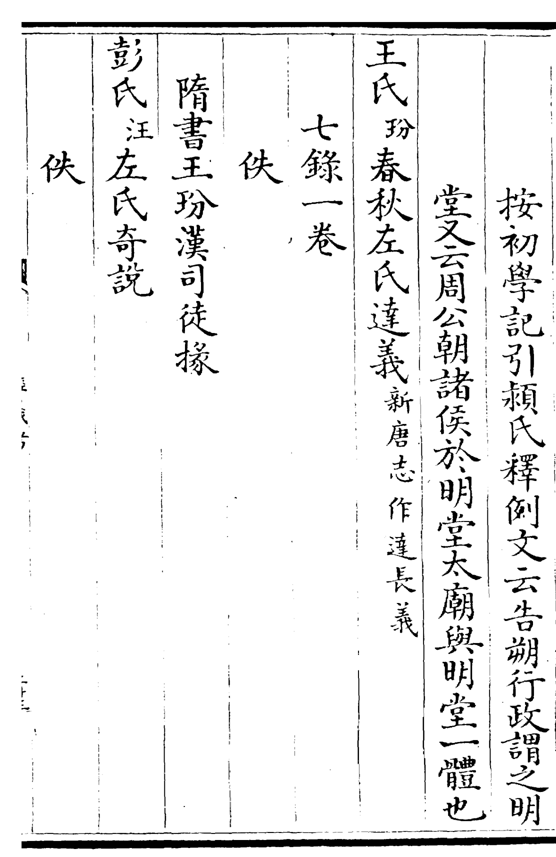
潁氏容春秋釋例

隋志十卷唐志七卷

佚

後漢書頴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孔頴達曰光武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頴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為之注　又曰頴子嚴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注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



按初學記引穎氏釋例文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

王氏玢春秋左氏達義新唐志作達長義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王玢漢司徒掾

彭氏汪左氏奇說

佚

陸德明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

孔氏融春秋雜議難

七錄五卷

佚

許氏淑左氏傳注解

佚

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

謝氏該左氏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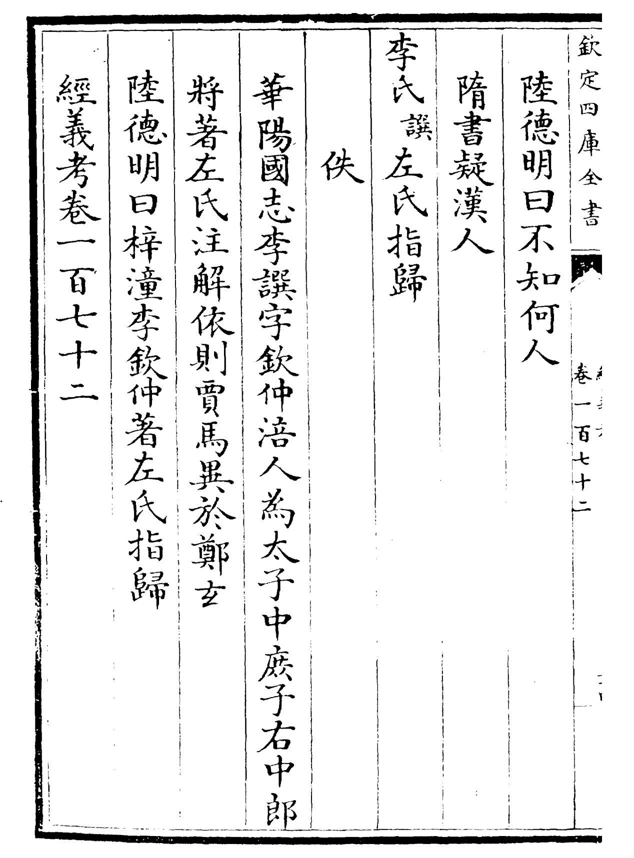
佚

後漢書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少府孔融薦之拜議郎

段氏肅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四卷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

隋書疑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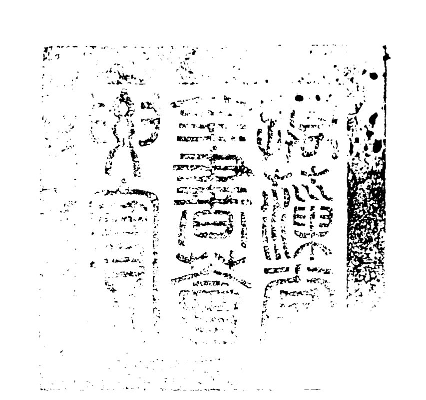
李氏譔左氏指歸

佚

華陽國志李譔字欽仲涪人為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左氏注解依則賈馬異於鄭玄

陸德明曰梓潼李欽仲著左氏指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